



不能接受的爱

图书馆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不能接受的爱

——苏联当代妇女生活题材小说选

栗周熊 选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译苏联近年来发表的文学作品十四篇。反映苏联当代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妇女生活。从中可了解到苏联妇女的理想与追求、爱情、欢乐、失落与苦恼；亦可了解到苏联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风貌及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辛 兵

不 能 接 受 的 爱

栗 周 熊 选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顺义曙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230,000字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册

ISBN7-80016-015-7/I·3 定 价：2.70元

从安娜·卡列尼娜到玛加丽塔

(~~苏联文学~~)

甚容

苏联文学和更早以前的俄罗斯文学，对俄国作家和中国读者来说，都是比较熟悉的。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对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来说，也是比较熟悉的。

我们熟悉丽莎(《贵族之家》)，熟悉叶琳娜(《前夜》)，熟悉安娜·卡列尼娜，熟悉玛丝洛娃(《复活》)，熟悉旧俄罗斯时代这些不幸的、善良的、纯洁的、向往自由和幸福的俄罗斯女性。我们也熟悉那些为自由和幸福，为苏维埃而奋斗、而献身的老一辈俄罗斯英雄妇女形象。高尔基笔下的尼罗芙娜(《母亲》)，震撼了多少中国母亲和儿子的心。革拉特柯夫笔下的黛沙(《士敏土》)，唤起了多少中国妇女走向新生活的共鸣。即便是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着墨不多的丽达，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女革命者的形象。甚至于《静静的顿河》中的娜克西尼亚的命运，也牵动过我们的情怀。在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卓娅和《青年近卫军》中的邬丽亚，都是中国青年崇尚的榜样。五十年代，反映苏维埃建设生活的文学作品，对于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人民，更曾起过巨大的鼓舞力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的“小红帽”——丹妮亚，《勇敢》中的克来拉、托尼亚，都是中国女知识分子的挚

友，伴着她们投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程。

可以说，在外国文学中，苏联文学曾经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一种，也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较深的。正因为这样，苏联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只不过由于种种非文学的原因，苏联文学的翻译工作，在我国中断了很长的时间。当代苏联文学，当代苏联妇女的形象，对中国读者来说，逐渐模糊了，生疏了。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这本《不能接受的爱》，收辑了十四篇反映当代苏联妇女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仿佛邀请了一批阔别多年的友人，再次来到中国读者的家里作客。猛一看，她们有些陌生，仔细瞧，原来是熟人。我们听她们诉说衷肠，讲述自己的幸福和困难，越听越觉得是老熟人，或者是老熟人的女儿。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在这些篇章里，我们又置身于静静的白桦林中，嗅到了散发在空气中的腐烂树叶的气味，看到了夜幕渐临，一层乳白色的轻烟正从林中的地表上弥漫开来，看到了采摘蘑菇的俄罗斯妇女，挽着篮子从林中走了出来；我们又置身于街头公园的长椅上，寒气逼人，时雪时雨，所有的长椅上都落满了潮湿的树叶。身躯瘦小，面容枯皱的老妪，在这里沉思默想，追念她失去的青春年华。啊！多么熟悉的俄罗斯田野风光，多么熟悉的俄罗斯城市小景，简直象一幅古老的油画。

只不过，从画面上走下来的，已经是新一代的女性了。安娜·卡列尼娜用卧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向俄罗斯贵族社会发出震撼人心的控诉。《过客》中的女博士玛加丽塔·阿尔焦姆耶夫娜，也是一个热烈地追求幸福，而又被幸福抛弃的女人，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不会成为安娜·卡列尼娜

的。”她有自已的事业，自己的追求。她是一个独立的女人。用我们的话说，是一个自尊自强自重自信的女人。闯入她生活中的男人，不是主宰她命运的主人，而不过是人生旅程中的一个“过客”。

在《女厂长》里，卓娅·瓦西里耶夫娜陷在工作与家庭的矛盾之中。她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想通过产品的更新换代来挽救一个濒临绝境的电子管厂。她无暇教育自己的子女。她的女儿瓦丽卡一心追求物质享受，甚至不想念书。卓娅·瓦西里耶夫娜一度动摇，想离开工厂，放弃自己多年献身的事业，但她终于没有离开，没有放弃。

在《致丈夫的一封信》里，在《带电视机的牢笼》里……我们都看到了不同文化层次的苏联妇女的向往和追求。这是新一代的苏联妇女，她们是我们熟悉的，又是我们不熟悉的。或许正因为这样，这些小说才使我们感到亲切。

使我们感到亲切的，还有这些小说里接触到的生活矛盾和社会弊端，同我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走后门，不正之风，官僚主义，懒散，平庸，无所作为……读到这些地方，我常常忍俊不禁。当然，还有不同的，那就是在我们这里，许多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正在着手解决；在他们那里，好象还没有摸着门儿，甚至还是不可逾越的禁区。读到这些地方，我又常常觉得，我们是幸运的。

编小说选集，是很难的事情，不该求全责备。近几年，我看到国外编选的这种或那种《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觉得并不都那么高明。被入选的，常常并不代表当代中国文学的水平，也不反映当代中国文学的面貌。然而，对一个外国人

来说，他接触到的中国文学作品毕竟有限。他们的审美标准同我们又有很多的差异，只好由他们去了。反正介绍比不介绍好，多一篇小说被介绍到国外去，对于外国朋友了解中国，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总有些好处。

我以为，对于这个选本，也应当这样来看。要说反映当代苏联文学的全貌，或者说，把当代苏联文学中塑造的主要妇女形象，都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个选本是担当不起的。比如，苏联文学这些年来有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式有所突破，但在这个选本里，反映得是不够的。一些作品仍是传统的写作方法。如果以为当代苏联文学就只是这样的，那就不公正了。编者和译者更多地是从妇女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选辑的。从反映苏联妇女生活这个角度来讲，我以为这个选本，对于中国妇女还是有益的，对中国的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从安娜·卡列尼娜到玛加丽塔（序言）	（ 1 ）
招灾之财	（ 1 ）
女厂长	（ 49 ）
静静的白桦林	（ 95 ）
过客	（ 106 ）
致丈夫的一封信	（ 148 ）
带电视机的牢笼	（ 153 ）
不能接受的爱	（ 166 ）
阿尔卡的歌	（ 215 ）
坏透了的吉赛尔	（ 248 ）
孤僻的女人	（ 260 ）
婆婆	（ 284 ）
候鸟飞来了	（ 293 ）
填字游戏	（ 304 ）
爱惹祸的娜斯佳	（ 310 ）

招灾之财

亚·阿斯特拉汉采夫

——

整个这件事发生在新年的半个月前，正好是在十二月中旬发预支工资的时候。科里只有科长一人是男的，他一人呆在用一道隔扇隔开来的办公室里。剩下来的都是女同胞。她们刚把钱拿到手，马上就派上了用场：互相之间还几块几角钱的帐，每人交十个卢布“互助金”，三个卢布给年轻产妇卡佳买礼物，三个卢布作为每天的茶点费，又交五个卢布作为除夕聚餐的开销。

负责收这些“苛捐杂税”的照例是季娜伊达·瓦西里耶夫娜。这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女人，精力充沛，浓密的头发染成金色，眼睛乌黑发亮，丰满的上嘴唇长着黑糊糊的汗毛。

“娜杰日达，你怎么没精打采的？象给亲家母吊丧似的？快交钱吧！”她粗声粗气地对娜杰日达·阿纳托利耶夫娜说。娜杰日达是个浅色头发的瘦个子女人，戴的大镜片眼镜，镶的是精美的金属边框，这副眼镜使她看上去很严厉。

冷不丁听有人叫，娜杰日达浑身哆嗦了一下，她正在全神贯注地考虑自己造的一份家庭开支预算表，计算眼下正等着要支付的几笔钱。有一笔十一个卢布和一笔十五个卢布的欠款，这两笔款她刚刚都还了——一共三十六个卢布，预支工资就所剩无几了。她曾打算新年给丈夫买一条漂亮的厚围巾，给儿子瓦纽什卡买一双“超级”冰球鞋，这下子计划全落空了……万卡^①又穿不上“超级”冰球鞋了。那又买什么呢？他对玩具已经不感兴趣。有了，买一把细木工锯。他说过想要一把细木工锯，这工具又便宜，又实用……她刚才真想发一通脾气：干吗每人得交三个卢布的茶点费呀？喝茶的时候她不吃那些没完没了的面包和糖果……干吗聚餐也要五个卢布？又会去买来满满一桌东西，然后统统当垃圾倒掉……她暗地里对这些在一起叽叽喳喳谈得正欢的女伴们火冒三丈，真不知她们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左一笔，右一笔，一出手不是五个卢布，就是十个卢布，一张口就吹嘘自己身上的衣服如何如何，可她……要花点钱都得绞尽脑汁……她忽然省悟过来：天呀，我这是怎么啦？我怎么落到这种地步，怎么搞的呢？不，她什么也不会对这些女人说，就这样，已经把她们气得够呛了——她不参加她们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谈话，不议论上司，一心只想多干活；她来科里才一年多，就当上了主任工程师，把季娜伊达和玛加丽塔都超过了……

“喂，你傻坐着干什么呀？你老是个没闲的时候，”季娜伊达把沉甸甸、胖乎乎的大手搭在她肩膀上，“快交钱吧，”季娜伊达的手从肩膀滑落到背上。

① 和瓦纽什卡一样，都是伊万的小名。

“季娜伊达，得了，你老爱这样扒人！”娜杰日达身子猛一抽动，把她的手从背上抖落下来。

“你的背真吸引人，我要是个男人呀，你就不那么好甩脱喽。我说你是怎么把身段保养得这么苗条的呢，你也就比我小一岁，可看上去却象个大姑娘一样。”

“娜杰日达·阿纳托利耶夫娜不吃甜面包，练瑜伽术，练倒立，”叶夫多基娅·叶戈罗夫娜天真地说。不过娜杰日达从她那做作的天真中捕捉到一种揶揄的意味。

“是这样吗？”季娜伊达又把手搭在娜杰日达的肩上；娜杰日达还没完全适应她们这个老早就已形成的生活圈子，只有季娜伊达和她关系不错，多多少少有些护着她，对她怀着好感。

“别再缠我啦。你也看见了，”娜杰日达耸耸肩，还在小手提包里翻找。她数出二十一个卢布交给了季娜伊达，其余的扔在桌上。“就剩下这么点了。里面有我的饭钱，有买新年礼物的钱，全家一半的生活费也在里面，”她摇摇头做了个苦笑，“看来只有上街当野鸡了，象旧小说里写的那样。”

“你的奥列格怎么样，病还没好？”季娜伊达漫不经心地望着扔在桌上的钱，问道。

“不，他上班了，”娜杰日达回答说，“不过他现在需要营养，夏天还得去疗养。”

“哎哟，你可别让他去疗养，”玛加丽塔说，“你会把他宠坏的。”

“不过她的奥列格不是那种人，和别人不一样，”季娜伊达朝玛加丽塔转过身去。

“你倒好，你见过他了，我们却没见过。娜杰日达，你

抽空儿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玛加丽塔象猫一样眯着眼睛，说，“我很崇拜那些脑力劳动者！”

“嘿，玛加丽塔·谢苗诺夫娜，你满脑子都是男人男人，”叶夫多基娅·叶戈罗夫娜口气严厉地说。她在这几个人中最年长，工龄也最长，不仅对工作熟悉，而且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情况也了如指掌。科长不在的时候，她就代替他履行科长的职责，对其余女伴打招呼时只称呼名字和父名。

“丈夫打您太少了。”

“打我？丈夫打我？他呀，连手指头也从来不敢碰我一下！这种事他甚至连想也不敢想！”玛加丽塔气呼呼地鼓起端正的鼻翼，打算进行反击。

听着她们闲聊，娜杰日达暗自好笑，心里想：“嘿，你们这些爱吵架斗嘴的女流之辈，谁的事你们都想管，别人的隐私你们都想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大伙儿挤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对着面，坐一样的办公桌，又合用一部电话，要想互相不了解简直是不可能。其结果呢，尽管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但还是听到不少消息，譬如说，叶夫多基娅·叶戈罗夫娜的丈夫是个大官儿，两个孩子都受过良好教育，已经顺利地从大学毕业了业，在父母的帮助下找了个好工作；娜杰日达还知道，叶夫多基娅·叶戈罗夫娜和别人不一样，她买食品从不用上商店排队……上理发馆和定做衣服都坐丈夫的公车，还喜欢在家里请客吃饭，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吃的是些什么菜，喝的是些什么酒，谈的是什么话题。

她知道玛加丽塔·谢苗诺夫娜的丈夫是个退役少校。当兵的人性格直爽，就管她叫“我的骚娘们”，她则叫他“我的馋猫”。虽然她已年过四十，却不服老，还涂脂抹粉的，烫

发，戴金光闪闪的饰物。每年都去疗养，千方百计地从自己的“馋猫”手里把疗养证弄到手，而且是一个人去。特别喜欢寻找各种各样的艳遇，然后将这些事当作“秘密”告诉所有的人。娜杰日达还知道，她的情夫不断，一个接着一个地换，最近一个比她年轻整整七岁，不久前刚把她甩了，所以她现在天天都在挂电话，低声下气地求人家出来约会。

季娜伊达·瓦西里耶夫娜的情况她也知道很多，知道她是个很能干的女人，终日忙忙碌碌，她的丈夫是个大工厂的车间主任，也很能干。城里有一半人都跟她很熟，她热衷于使他们分分合合，给他们搞地毯和高级的水晶玻璃器皿，介绍人们去找名医教授就诊，去找高级首长和物资部门的大拿拉关系。

她也知道，自己家里的很多事她们也都了如指掌。譬如说，她们知道她全家是从内地一个区级小城镇搬来的，她和丈夫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那里去建一个新厂，如今回来了，因为她的丈夫决定改行搞科研，现在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同时在攻读函授研究生学位。她们还知道，在她丈夫还没分到房子之前，他们一直在为租赁私人房子奔忙。不知是由于太紧张，还是因为手头拮据而在饮食上过分节省的缘故，她的丈夫病倒了。她原本与丈夫一同进了科研所，现在调到了这个单位，因为这里挣钱多，奖金也很可观……可这些事她对谁都没说起，打电话也没提过，大概是季娜伊达一鳞半爪地从她那里打听到的。不过说也是，女人从来都是善于捕风捉影的。她们还知道她有些傲气，老是装得那么忙忙碌碌和有文化素养——刚进城没几天，剧院在上演什么新剧目，哪部电影值得一看，某某著名音乐家莅临本市，哪家杂

志上可以看到有意思的小说，如此等等，她都无所不知。她自认为自己原则性强，可调来这里一定是托了人情的，因为这里工作清闲，又暖和，还地处市中心，住在市中心的女同胞都想在这里就职，并且一干就干好长时间，一直干到领退休金为止，所以没有关系要想进这样的单位，是难于上青天的。

科里还有第五个人，就是那位休产假的卡佳，今天每人交三个卢布就是凑钱给她买礼物。这是个少妇，心地单纯得象张白纸。所以这个卡佳马上就被娜杰日达吸引住了，崇拜她，受她的影响，对她言听计从，以至其他几个女人都左右不了她。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一个小小的集体似乎分成了两个营垒，而这绝对是不允许的。亏她卡捷林娜^①很快就休产假去了，因此娜杰日达眼下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

就这样，在领十二月预支工资的那天，到吃中饭的时候，叶夫多基娅·叶戈罗夫娜和玛加丽塔都出去了，季娜伊达把娜杰日达留下来，说：

“你听我说，亲爱的，我看你手头并不宽裕。我有个主意，想助你一臂之力。你在我们当中是个聪明伶俐的女才子。你的材料力学学得怎么样？没忘吧？”

“不，不知道，”娜杰日达没把握地回答说，“我看还没忘吧。”

“我不想当着我们这些娘儿们的面对你说。你可以在学年论文上捞不少外快。”

^① 卡佳的正名。

“什么学年论文？”

“你怎么啦，亲爱的，象个……大学生都得写学年论文呀，眼下出的价钱可高啦。今天我就可以帮你接一篇。昨天有个女友给我打了电话，说她儿子学年论文过不了关，面临着勒令退学的危险——马上就到考期了，得把论文交出来。她说，帮帮我列申卡的忙吧，你可是工科大学出来的啊！她本人是医生。可我能干什么呀，我全都忘了。我记得我自己也全是靠那些男孩子帮的忙。她对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那你帮忙找个人吧，我给钱！”

“我当然可以帮这个忙，不过……要收钱可有些不合适，”娜杰日达踌躇起来。

“唉，你这人太古板了！现在可是什么都值钱，就是钱本身不值钱！再说吧，他们都是有钱的人，要是不表示个意思，他们也于心不安。凡是出力的事儿都应该得到报酬嘛。”

“不过还是有些不大合适。”

“你呀，你呀。那好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帮帮这个忙，别的以后再说。不管怎么说，跟医生们打交道总是没什么坏处。奥列格或你自己要是万一住进了医院，当然，还是别出这种事为好。这么说，咱俩算说定了：下班后上我家去，到那里谈妥这件事。玛林娜是我的邻居。”

二

季娜伊达三间一套的宽敞住宅照例是窗明几净的。家里的摆设也完全按女主人的设计：地板上铺着路毯，墙上挂着壁毯，酒柜里是水晶玻璃器皿，彩电面前坐着两个宽脸膛的男孩儿和一个老太太。季娜伊达双手叉腰，和娜杰日达在客

厅里站了一会儿，默不作声而洋洋自得地向客人表示，她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来又把娜杰日达领到干干净净的厨房，给她倒了一杯热茶——季娜伊达下班回家之前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到门厅去给邻居打电话。

几分钟后，邻居家的女主人过来了。娜杰日达不知为什么曾想象这是个威武刚强，谁见了都怕三分的厉害娘儿们，谁知看到的却是个长得很甜的女人。只见她身穿一套式样端庄的深色西服，外面披一件质地考究的大衣，梳得整齐溜光的乌发间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刚出现的银丝，使她显得更加妩媚。而且玛林娜·尼古拉耶夫娜在娜杰日达面前神态有些腼腆，只顾着去攥那几个纤细的手指，以致娜杰日达一见面马上就对她有了好感，甚至萌生了几分怜悯之情，但一想到自己的尴尬处境，又做出不为所动的样子。

“啊，打搅您了，还请多多包涵，”玛林娜·尼古拉耶夫娜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怎样来商谈这件事，不过还是求您搭我们一把！我的儿子列申卡面临着勒令退学的危险！”

“好吧。让我来给他讲讲，由他自己去做。”

“他做不了，他没工夫！”玛林娜·尼古拉耶夫娜的眼睛里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他结婚了，这学期忙得四脚朝天，把功课荒废了。”

“那你们干吗这样放纵他？”

“事情是这样的：他不听我的话，他爸爸又很忙。他爸爸是医院里一个科的主任，还在一所医学院里兼课。等下学期我们再抓他的学习，而目前得想法子拉他一把。”她从大衣里面掏出材料力学的教科书和一张纸。

娜杰日达接过那页纸。上边抄有习题，字写得乱七八糟，象孩子的手笔。她皱起眉头说：

“这些题得由我亲自来做吗？”

“当然喽，亲爱的，”季娜伊达替邻居说道，“你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救兵！”

“好吧，我做，”娜杰日达无可奈何地眨眨眼睛说。她对此种硬性的要求颇有些反感，但出于礼貌又不便拒绝。

“教科书就不要了，我有。只要些绘图纸，还得制图。”

“我这就去拿，”玛林娜·尼古拉耶夫娜如释重负，几乎是高兴地说，“还有……对不起，您还能翻译英文的东西吗？”

“一般说来还行，”娜杰日达耸了耸肩。

“我就来！”玛林娜·尼古拉耶夫娜精神一振，转身出门走了。

“嗯……”娜杰日达做出一副苦笑相地摇了摇头，“他们下一步打算怎样管教他呢？”

“唉，只要考三分能毕业就行，”季娜伊达一挥手，“你就别指望这个列什卡^①有什么大出息了。你就帮帮他吧，他太稚嫩，还参不了军。”

“娶媳妇就不稚嫩了？”娜杰日达晒笑道。她甚至很想看看这个怪小伙子。

玛林娜·尼古拉耶夫娜拿着一卷绘图纸和一本英文科技杂志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她翻开杂志，指了指要译的那篇文章和一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

^① 和列申卡一样，都是阿列克谢的小名。